



满愿

〔日〕米泽穗信 著

王皎娇 译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满愿

〔日〕米泽穗信 著

王皎娇 译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满愿 / (日) 米泽穗信著; 王皎娇译. —南昌: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5. 9
ISBN 978-7-5500-1515-9

I. ①满… II. ①米… ②王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16471 号

江西省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: 14-2015-0210

Original Japanese title: MANGAN by Honobu Yonezawa

Copyright © Honobu Yonezawa 2014

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., Ltd

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
Publishing Co., Ltd.

through The English Agency (Japan) Ltd.

出 版 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9 楼 邮 编 330038

书 名 满愿

著 者 [日] 米泽穗信

译 者 王皎娇

出 版 人 姚雪雪

责任编辑 王丰林

特约编辑 王皎娇

美术编辑 汪佳诗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制版印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

开 本 787mm × 1092mm 1/32

印 张 11.75

字 数 180 千字

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48.00 元

书 号 ISBN 978-7-5500-1515-9

赣版权登字: 05-2015-372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夜 警 / 1

死人旅馆 / 61

石 榴 / 109

万 灯 / 155

守 关 人 / 251

满 愿 / 317

夜

警

—

“葬礼的照片印出来了。”

新下属这么说着，将一个褐色信封放在了桌上。他应该是有些避讳此事的。说实话我根本就不想看，而且不用看，葬礼的情形也清晰地印刻在我的脑海之中。那个场合的色调、气味，以及晚秋的寒风都令我记忆犹新。

川藤浩志巡警为完成任务而英勇殉职，特升二级，追授为警部补。

虽然这家伙和我性格不合，但不上照这点好像和我一样，祭坛中央挂着的遗像里的他显得不太高兴。局长与

总部长致的悼词——要褒奖一个没怎么交谈过的人应该很难吧。悼词中川藤警部补的形象与现实大相径庭，这么大的警察才不会那样死去呢，我正为此气愤着，恰巧轮到我上香与献花了。见我上前，别人对我的冷言冷语又四散开了。

那个家伙的遗族好像认识我。我发现有个皮肤晒得有点黑的男人疑惑地看着我，但我不想像说相声一样说那个家伙的故事，待出殡后我便离开了殡仪馆。由于是警察的葬礼，现场混入了不少新闻记者与摄像机。虽然不是我一手操办的，但我倒是可以为这场闹剧葬礼道个歉。

从打开的窗户中可以看到一如既往的 60 号国道。前一阵子这里在修路，修完后，往常的风景便回来了。今天一天将会有多少人经过这条马路？他们绝不会发现马路边的这个值班岗亭里死了一名巡警吧——这是理所当然的，我这个当了二十年警察的男人不该现在才感慨。可是今天，不知为何，我却为此大动肝火。这种日子里我特别憎恨禁烟的岗亭。如今桌子上只摆着地图、文件和电话，烟灰缸早就没了！现在还多了一个褐色的信封。

川藤的死，是这样被报道的：

——十一月五日晚间十一点四十九分，市区的一名四十多岁女性报警称自己遭到丈夫田原胜（五十一岁）的攻击。赶赴现场的三名警察试图说服他，不料田原胜手持匕首（刀身长三十厘米）刺向警察，川藤巡警（二十三岁）向其开枪，合计五发，命中其胸部与腹部，田原当场死亡。川藤巡警被刺伤送至医院，于六日凌晨零点二十九分抢救无效死亡。警局认为“本次事件中手枪的使用是合理合法的”。

一开始，社会上对于如何理解这则新闻好像充满了困惑。是新人巡警无法压制罪犯而将其枪杀的丑闻，还是勇敢的巡警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制裁凶恶的罪犯？随着时间的流逝，田原的恶评与川藤的人品渐渐广为人知，舆论开始偏向第二种报道。虽然葬礼上的悼词是一派胡言，但这是为了维护川藤的名誉。防弹衣性能差、行动初期不够重视等，社会上对于警察的批判此起彼伏。不过至少，对于“开枪”一事的责难声越来越小。

川藤警部补……大人？

听起来好像是个劣质的笑话。下属就在一旁，于是我小声重复着。

那个家伙终究不是块当警察的料。

二

从警察学校毕业后，川藤的第一个工作岗位就在我们这个“绿1”值班岗亭。

“柳岡巡查部长，我来报到了，我叫川藤浩志！”

从他在警察局向我说第一句话开始，我就不喜欢他。因为声音太尖，太娘娘腔了。每个人第一天上班都会紧张，可没人像他那么紧张。看他脖子挺粗的，应该锻炼得挺勤快，可总让人觉得他孱弱，可能是身形偏瘦的缘故吧。

“叫我亭长就行。”

“好的，亭长！”

声音更尖了。

岗亭实行三人为一组的三班倒制度，原则上是由课长安排八个下属谁与谁一组，不过基本上是由我这个所长决定的。

课长提出让川藤与我一组的时候，我没有反对。虽然下属中也有能够带新人的老警察，不过我想把川藤安排在

自己的视野范围之内。作为弥补……也不算是弥补吧，第三个人我安排了一位知根知底的人——比我小两届的梶井。梶井非常胖，处理文件速度慢，不过人很好。他受理的投诉事件一般都能完美平息，对岗亭而言是非常难得的人才。让他和不招人喜欢的我、川藤一组，最合适不过了。

我翻开川藤在岗亭第一天上班时的工作日志：上午发生了汽车与自行车的碰擦事故，中午接到乱停车的投诉，傍晚收到两起偷盗自行车的报案，晚上小酒馆发生纠纷。报告书与日志都是我让川藤写的，虽然他圆润的字体令我反感，但写得还算不错。

“怎么样？”川藤问。

我回答不安的川藤：“还不错，第一次写成这样算好的了。”

他一听，立马笑容满面。真是坦率的男人。

待值完班、完成交接，回到局里时已经是第二天上午十点多了。接下去只要将佩枪放进保险库、换好衣服，就能回家睡觉了。回家之前得先抽一根烟，于是我走向吸烟室，发现梶井已经在那儿了。

梶井收了收下巴算是向我打了招呼，我也点了点头，

给自己点上烟。第一口烟，像是叹息一般被长长地吐了出来。

“装备科的人真是提心吊胆的。”

我向梶井搭话，他苦笑了一下。

“那也没办法呀。”

刚才去还佩枪和子弹的时候，又被教训了一顿，让我们千万得小心佩枪。这么说是原因的，最近在市中心的车站厕所内发现了警察遗忘的佩枪，这种事情几年里总会发生一次。每次发生此类事件，我们就不得不接受“加强管理”的教育，耳朵都听出老茧了。

“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啊。真受不了。”

我以为这样就算闲聊结束了，没想到梶井只是把香烟夹在指尖，没有要抽完的意思。我明白他一定还有什么想说的话，于是问道：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没什么，只是突然想到……”

“说吧。”

梶井看向自己指尖飘起的青烟。

“川藤这家伙可能不行吧？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理由呢？”

虽然这么问，但其实我没有期待答案。因为我自己也感觉川藤很危险，只是无法用言语表达。不过梶井却说：“在‘小百合’的纠纷现场……”

接到小酒馆“小百合”的电话，是晚上十一点三十一分的时候。不是通过 110 报警电话，而是直接打到岗亭的。据说两名男性客人发生了口角，一名抡起了威士忌酒瓶。

“小百合”的顾客层次没问题。它开在国道旁，没有停车场。顾客一般都是住在附近闲逛而来的。这家店以前一定也发生过一些纠纷，不过接到报警电话却是第一次。它距离岗亭不到五十米，我们赶过去之后发现，两名五十多岁的男性确实正扭打在一起。

一名正口齿不清地威胁恐吓，另一名则不断重复着：“你敢，你敢！”看样子两个人都不是经常吵架的，应该是原本打算小酌一杯结果不小心喝多了才昏了头脑。电话中所述的威士忌酒瓶躺在地毯上，两名当事人均未负伤，一看就知道，没必要把这种小事当成案件来处理。

梶井上前告知自己是警察，两名男性立马安静了下来。看来他们不至于喝得酩酊大醉。之后由我唱白脸进行了一番教育，梶井则唱红脸，最后威胁道：“如果还有下次就抓你们进去！”过程总共花了不到半个小时，虽然不难解决，可毕竟没有空顾及川藤。

“他怎么了？”

“他啊，”梶井将香烟掐灭在了烟灰缸里，那是一只堆满了烟屁股的脏黑烟灰缸，“他把手放在腰上了哦！”

我浅浅吸入一口烟，噗地吐出。

“这样啊。”

“我先失陪了。”

梶井直到最后，都未曾正眼看我一眼。因为他明白如果正正经经谈的话，这将变成相当麻烦的事。虽说把手放在了腰上，如果那家伙摸的是警棍，梶井就不会特地向我报告了。

那点程度的纠纷就打算拔枪，确实挺麻烦的。

烟怎么突然变得这么难吃。

新人被讨厌，是因为他们热血、冲动。冲动容易诱发

多余的工作，多余的工作会让同伴遭遇危险。所以越危险的岗位就越讨厌新人。

不过时间能够解决这一问题。无论怎样的疯孩子最终都会习惯警察局的环境，剔除不必要的过剩能量。他们渐渐就会明白“教育一下即可”与“必须当成案件处理”二者的区别。怎么看都不像警察的家伙过个三年便会渐渐地长成警察脸。所以老警察的例行活动就是欺负新人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。

但是偶尔也有不成器的小子。他们通过了录用考试、经受住了警察学校的训练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却暴露出了明显不适合当警察的一面。

比方说有些人就是不能理解作为警察应该心知肚明的事，以及最后的底线在哪里。如果整天和无可救药的家伙们在一起，自己被传染到也是无法避免的。很多同事的想法甚至是：让伦理都去死吧！我也一样，深究的话也能找出漏洞，不过我们都能坚守最后的底线。有时或许会忘记，有时甚至会越线，但如果是没察觉到这一底线的人，说实话根本不配继续当警察。

认定自己已经看透尘世的人也不太适合当警察。有种

人的经验之谈是：坏人就是偷盗者，偷盗者见了警察会立刻哭泣道歉。还有种人认为人性本恶，人类讲的都是谎言。他们往往都跳不出这种思维定势。无论哪种人，只要趁早辞职，都是功德无量。

而川藤浩志不属于以上的任何一种类型。

那是川藤来了一周之后，某日上午的事。跟前一天的交接很顺利，也过了学生上学的时间，所以很闲。岗亭周边的路该怎么走大致都已经教过他了，还剩几条小路。虽然让他看看地图、趁不值班的日子走一走熟悉一下，但还是直接带他去最好。

“川藤，走，巡逻去。”

“好的，是开警车吗？”

“不，骑自行车去。我骑在前面，你跟紧点。梶井留下值班。”

说完我们便去巡逻了。

今年真怪，都十月了，天还这么热。九月好似八月那么热，十月继续着九月的秋老虎，老天爷一定是内分泌紊乱了。我们在温吞的空气中开始巡逻熟悉的街道。

工作日的上午，在安静的住宅区内也会有那么几个人。

从快递运输车上跳下来的精力充沛的男人、带狗散步的中年女人、意气消沉地闲逛着的年轻男人……他们几乎都不会注视我们，不是别过头去，就是不自然地看向前方，避免视线接触到我们。他们并非做了什么坏事，而是因为自己与警察无缘，所以才不必隐藏惊恐与警戒。如果不能习惯这种既被疏远又被依赖的感觉，是当不了警察的。

小学的旁边，树荫下有条容易被忽略的小路。我们拐了进去，这是一条汽车勉强能开过的弯曲小道，是单行道。

我们一言不发地来到此处。在银杏树繁茂的枝叶筑起的隧道行了约莫一半路时，从前方驶来一辆车，是辆小型汽车。我让车停下，看看川藤，他表情僵硬。

“川藤。”

“是！”

我下了自行车，看到汽车驾驶座上一个五十岁上下的男人紧锁双眉。他应该是想，反正这条小路也没车，快点开过去一定没事。和逆向行驶的车撞个正着，得干活了。

罚单的开法已经教过川藤了。

“你来开。”

我命令川藤。